

## 小說

短篇 悄妻

續

密西獨處室中。自撫其傷而流涕。顧在勢無可如何。聽之而已。及夜深。密西因烙處奇痛不可耐。自念如此慘酷之刑。微論非人類可能任受。即任何動物。亦不合受此待遇。今吾竟遭此巨創。吾誠世間最不幸之人。宜易其境遇以居。然則吾棄家而遁矣。先哲有言。凡最不幸之人。宜易其境遇以居。然則吾棄家而遁矣。且人之樂有家室。以有家室之人。其幸福較恒人爲多耳。今被鑿狀如厲鬼。其令人恐怖。憎厭則過之。蓋彼厲鬼者。雖能無祟。決無烙鉗以拷人之事。惟明是人。而行同厲鬼者。乃地球上最可恐怖之一物耳。思至是乃就案作書曰。厲如猝鬼暴如獵獸之鑿鑿之。汝之初至吾家。吾即覺汝之可憎。久而久之。乃益覺其可怖。

好施之鄉歟。語云。有女子未爲絕。吾於某翁觀之。益信。黑甜鄉訪夢子記  
(海園)

夜郎國之中。有黑甜鄉焉。襟酒泉之郡。環飯類之山。前有長夜之城。後有不晝之嶺。地幽而勢阻。蓋隱者之所盤桓。夢子嘗於此種黃梁之夢。夢子者。世之奇人人。有睡癖。愛其地之勝。既入乃不復出。嘗語人曰。今生最樂。唯大夢耳。方吾國政體未革。彼貴爲天子。富數百萬。始克臻此。而吾則頃刻之間。一念之頃。無不立致。其勞逸相去。猶之長者折枝。與挾泰山而超北海之不同。日語也。民國成立。極人間之貴者。莫如總統。人方輦金運動。決雌雄於選舉。而吾於沉

不塗風雨夜。寒侵咽暮蟬。對燈常獨坐。孤影孰爲憐。黑髮朱顏改。歸思又

器具。其他金錢及貴重物品。吾皆幸而吾所犧牲者。僅止於家中之

器具。其他金錢及貴重物品。吾皆幸而吾所犧牲者。僅止於家中之</